

資治通鑑

冊天

神 聖 之 山

卷 一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

起上章困敦盡著雍涸灘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

是年四月改元

春正月吳大赦

杜預向江陵王

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

擊破丹陽監盛紀

丹陽城在秣歸縣東八里昔周武王封熊繹於荆丹陽之地即此今謂之屈沱楚王城

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

磧七逆翻水渚有沙石曰磧

並以鐵鎖橫截

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

長直亮翻艦戶黯翻

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

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筏音伐被皮義翻著陟略翻後

著手又作大炬長十餘丈長直亮翻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

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

戌克荆門夷道二城荆門在西陵之東夷道之西殺夷道監陸晏杜

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

帥讀曰率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復村幟昌志翻吳都督

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

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

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鄉城殺陸景

陸抗傳壬戌殺晏癸亥殺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乙丑克樂鄉獲景今從濬傳杜預進攻江陵甲戌

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

送印綬水經沅水出梓桐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於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洮

陽泉陵重安縣陰山澧陵臨湘羅下雋等縣又北至巴丘山入於江沅音元預杖節稱詔而綏撫

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

人胡奮克江安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焉杜預既定江南改曰江安縣為南平郡治所乙亥詔

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

流長驚直造秣陵夏戶雅翻造七到翻下徑造同杜預當鎮靜零桂懷

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大兵既過荊州南境

固當傳檄而定謂重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

彬太尉充移屯項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為諸軍節度王戎遣參

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

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降夏戶雅翻降戶江翻曷翻之

子也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

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署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按時未暑今依二十國春秋宜

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

齊事見四卷周報王三十一年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

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復扶又翻下可復所復同著涉略翻遂指授羣

帥方略徑造建業帥所類翻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

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

三萬渡江逆戰靚疾正翻帥讀曰率下同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

於蜀久矣治直之翻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

當任謂陸晏陸景留憲孫歆等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

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

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歷陽皖城皆爲江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

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

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復扶又翻下同及今渡江猶

可決戰若其敗喪

喪息浪翻

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

捷北敵犇走兵執萬倍便當乘勝南上

上時掌翻

逆之中

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眾散盡坐待敵到君

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為計窮矣然悌之志節亦

可憐也難乃日翻

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

楊荷

水經注淮水自江夏平春縣北東北流逕汝南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竟為侯國王莽之新利也魏置城陽

郡按干寶晉紀楊荷橋名今按水經注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張喬蓋以渾部將領青州之城陽都尉也喬眾纔七千

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疆敵在前不宜先事

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

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

降戶江翻伏屈伏也或曰伏當作服

若捨之

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

南周浚結陳相對

陳讀日陣

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

三衝晉兵不動

楯食尹翻

瑩引退其眾亂將軍薛勝蔣

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犇潰將帥不能止張喬

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敗補諸葛靚帥數百人

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

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

思諸葛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

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謂張悌襄陽人蓋亮在荊州識之於童幼也常恐

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道

也復扶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

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

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

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

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

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

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  
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言歷世所曠見之事濬大悅表陳預書及

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惲委粉翻謂周浚曰張悌舉全

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朝直遙翻懾之涉翻今王

龍驤既破武昌王濬為龍驤將軍驤思將翻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

崩之勢見矣見賢遍翻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

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

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

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

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

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

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

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將即亮翻見可而進

豈得一須詔令乎也須待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

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

恨悵望不滿之意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趣七喻翻吳

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

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執甚盛吳人大懼吳主

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九列九卿也好興功

役好呼到翻為眾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

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

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

以奴謝百姓獨言謂其言止此耳眾因曰唯唯于癸翻諾也遂並起收昏

吳主駱驛追止駱驛言相繼遣人不絕也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

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

水軍消息見賢遍翻對曰蜀船皆小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之謀候不明亦可見矣今

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

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

伯皆臨近境伯音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漢光武命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建威之號自此始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

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伯以請

降又遺其羣臣書遺于季翻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

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直治

之翻朝直遙翻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伯壬寅王濬舟師

過三山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即江寧夾陸游曰三山磯在烈洲下凡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

財五十餘里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信即信使要讀日邀暫與暫同濬舉帆

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

舟百里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注方泊也舟船也爾雅方木置水曰泊音夫鼓譟入於石頭

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觀初翻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二戶五十二萬三千

兵二十三萬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王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

而亡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

此羊太傅之功也異義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羊祜贈太傅票騎將軍孫秀

不賀孫秀來犇見七十九卷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

一校尉創業討逆孫策也起兵之初袁術表為懷義校尉冠古玩翻今後主舉江南

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黍

離之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

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

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

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

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復扶又翻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

表固爭使至轅轅而吳已降使疏吏翻轅音環充慙懼詣闕請

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歸命侯乙

酉大赦改元改元太康自此以前係咸寧六年事大酺五日酺薄乎翻遣使者分

詣荆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守式又翻更工衡翻除其苛

政悉從簡易易以歧翻滕脩討郭馬未克去年吳土皓遣滕脩討郭馬聞晉

伐吳帥衆赴難帥讀曰率難乃日翻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

與廣州刺史閻豐閻姓豐名此與後魏閻大肥不同所自出閻大肥出於柔然郁久閻氏左傳楚平王之子

後以爲氏啓字子閻其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

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

皆復其本職綬音受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

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

爲金城太守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楷降見上卷咸寧二年欲以

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爲伏波將軍楷爲渡遼將軍

琅邪王仲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

朔皓至

考異曰皓傳天紀四年三月丙寅殺岑昏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壬申王濬到受皓降五月丁亥集於京邑四月甲

申封歸命侯晉武紀太康元年二月王濬等破武昌王渾斬張悌三月壬申濬下石頭皓降乙酉大赦改元四月遣朱震等慰撫五月辛

亥封歸命侯丙寅引皓升殿庚午詔士卒六十歸家庚辰以濬為輔國將軍王濬傳二月庚申克西陵又云壬寅濬入石頭而無月上

書曰臣十四日至牛渚十五日至秣陵亦無月又曰去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皆得寶散走三十國春秋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殺

岑昏與何楨書庚午送降書壬申濬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晉春秋略與之同按長厓去年閏七月今年二月戊午朔

三月戊子朔四月丁巳朔五月丁亥朔六月丙辰朔然則三月無戊辰丙寅壬申五月無庚午庚辰與吳志晉書不合若依三十國春秋

月日雖合然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離散不容四月十六日王濬乃至秣陵而皓降又皓以四月十六日降舉家西上至五月一日未能

至洛今事之先後並依吳志晉書但削去其日之不與厓合者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

東陽門

晉志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泥頭者以泥塗其首也瑾渠吝翻

詔遣謁者解其

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

武王伐紂

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如孫皓之凶暴斬之以謝吳人可也乘繩證翻

拜瑾為中郎諸子為王

者皆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

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

將即亮翻復方目翻

庚寅帝臨軒大會文

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

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見賢遍翻稽顙周之喪拜顙顙也稽顙額觸地無容稽音啓帝

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

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

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

忠者則加此刑耳斥充世受魏恩而姦回附晉弒高貴鄉公也充默然甚愧而

皓顏色無怍怍疾各翻慙也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

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從千容翻近其斬翻刑罰放濫大臣諸

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曰吳

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

終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有學而無識此薛瑩所以不及吾彥也屬

之欲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

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

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憚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賤

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書曰允恭克讓易曰謙尊而光前破張悌吳人

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

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競爭也彼既不吞聲將

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雍穆和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斯實愚

情之所不取也浚得賤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

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公主帝女也宗

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

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

令臣直造秣陵被皮義翻下同造七到翻下同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

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

風發徑造賊城無緣迴船過渾過工禾翻臣以日中至秣

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被皮義翻下同欲令臣明

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十六日者十五日之明日故又

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鎮南諸軍杜預所統蓋分以隨濬東下者也定見謂

軍人在行定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

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

忽棄明制也皓眾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

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

臣至便得更見怨恚恚於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

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

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

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騰其書使上聞

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濬復表曰復扶

臣孤根獨立結恨疆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救乖忤

貴臣禍在不測忤五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